

铲猪草

□李志石

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日子与大自然紧紧相依，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拴在一起。那时候，放学后最要紧的事儿，不是写作业，而是去铲猪草。这事儿看似平常，可在我心里，它重得很，是生活给我的一份责任，也是打磨我心性的石头。

放学铃一响，我和小伙伴们就像从笼子里飞出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往田野跑。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在泥土上欢快地跳跃着。空气中满是青草的清香，吸一口，浑身都舒畅。我们在田间小路上你追我赶，一会儿追着风跑，一会儿停下来，捡起一片好看的落叶，又或者蹲在地上，盯着一群忙忙碌碌的蚂蚁发呆。那时候，我们的心就像一张干净的纸，没有烦恼，只有无尽的快乐。

可玩着玩着，就想起了铲猪草的事儿。在乡下待过的孩子都知道，猪草可不是随便找的，得挑猪爱吃的嫩草，要从田间的野草，还有林间的杂草中挑最好的。我一看到那些被阳光照得透亮的嫩草，心里就欢喜得很。

铲猪草的工具很简单，就一把小铲子。这铲子在手里，一开始觉得有点沉，可握久了，就跟我的手长在一起似的，变得灵活起来。每次铲草，我都小心翼翼地，就怕伤了草的根。有时候，不小心被树枝划破了手和脚，血渗出来，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因为当我看着铲下来的一把把嫩草，心里满满的都是成就感。

可我们毕竟是孩子，贪玩得很。有时候玩着玩着就忘了时间，等回过神来，夕阳都把天边的云彩染成了火红色。我这才慌了神，想起猪草还没铲够呢。回家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想着父母那严厉的眼神，脚步也不由得加快了。回到家，果然被父亲一顿责骂。可我知道，这份“家庭作业”不只是为了喂猪，更是为了让我懂得啥叫责任。

夜晚来了，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照亮了我家的饭桌。吃过晚饭，我坐在桌前写作业。写完作业，我累得不行，往床上一倒，很快就睡着了。在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跑啊、闹啊，笑声传得老远老远。

在梦里，我常常能看到阳光透过树梢，洒在田野上，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混合的香气。我们一群孩子，光着脚丫在小河边玩耍，河水清澈见底，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就像流动的星星。我们用手捧起水，互相泼洒，水花溅到身上，衣服湿了也不在乎。

那时候的我们，简单又快乐，心里没有一点烦心事，有的只是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我们会在田间玩捉迷藏，躲在高高的玉米地里，眼睛紧紧盯着小伙伴，一不小心笑出声来，有时候捉到一只蝴蝶，能高兴得跳起来，追着蝴蝶在花丛里转圈圈，直到它飞走。那一刻，时间好像停住了，只有我们的笑声在空气中飘着。

新场古镇曾经的柴行

□胡德明

在历史的长河中，新场古镇静静地躺在江南水乡的怀抱中，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许多兴衰更迭。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一种行当，虽然不起眼，却与古镇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柴行。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首先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七件事中，柴排在首位，可见其重要性。新场古镇在解放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柴行虽然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行当，却始终不可或缺地存在着、发展着。

新场古镇，有三千多户、上万居民。每家每户的一日三餐，都须用柴灶煮饭炒菜、煲汤烧水。因此，柴行的存在，对于古镇居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保障。

历史上，在新场古镇的洪桥街、包桥街、南大街等处，曾有富进生、苏进才、秦洪千、倪祥太、褚阿四、周爱莲、葛记等“领

帖”（持有经营执照）的柴行。

柴行一般经营四项业务：一是中介，二是代销，三是包销，四是转口。中介最简单，柴农有柴，并找好了买家，柴行只是帮助议价和称重，做到买卖公平，收取中介费。代销是柴农把柴寄存在柴行，由柴行代为销售，柴行收取差价费。包销，柴行负责收购、储存、销售柴的全过程业务。转口，就是柴行采购了柴以后并不销售，而是转口到上海市区的柴行，是一种批发行为。

柴行经销的柴，种类较多，有麦柴、稻柴、花萁柴、豆萁柴、菜籽柴、芦苇、高粱秆、毛草，以及破木头、树枝柴、芦竹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3年，新场古镇上的柴行，实行了公有化改造，并进行了合并。业务上，除了依然卖柴，还开始销售一些煤炭、火油（也称煤油）等，火油是照明灯的用油，也是煤油炉的用油。

有时候，我们坐在草地上，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说着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啊，简单又纯粹，就像头顶的蓝天，没有一点杂质。

在梦里，这些场景就像一幅幅画，那么清晰，那么生动。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温暖和快乐，好像时间在那一刻定格了。就算现在日子已经变了，那份简单的快乐还在我心里，时不时地闪一下，提醒我要珍惜生活里的美好。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更大的世界。可每当我回头看，铲猪草的那些事儿还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那不是简单的劳动，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现在，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穿梭，有时候会突然想起那些铲猪草的日子，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可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份对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感悟。

生活就跟铲猪草似的，虽然路上会碰到荆棘，会有困难，但只要用心去做，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每一片铲下来的嫩草，都是我努力的证明；每一声虫鸣，都是生活给我的启示。不管走到哪儿，我都想带着小时候那颗热爱生活的心，去发现生活里的每一份美好。

我常常念着那片田野，念着阳光照在草地上的样子，念着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快乐。那是用钱买不来的幸福，是简单又纯粹的快乐。

1968年，新场古镇上的柴行更名为煤炭行，不再买卖柴草，主营销售煤炭，有原煤，分为有烟原煤和无烟原煤；还有煤屑，以及煤球（形似鸡蛋）。之后，煤炭行升级销售煤饼，即蜂巢煤。新场古镇上的居民，自此不再烧柴，改之以煤为燃料。

煤炭行的原煤，一般销售给企事业单位，作锅炉用煤、铁铺煅烧用煤和食堂大灶用煤等，而煤屑、煤球和煤饼，主要销售给居民家庭，居民凭购煤本、或卡、或票，计划定量购买煤制品。

1985年之后，煤炭行开始销售罐装液化天然气。为了古镇安全，也为了汽车运输方便，煤炭行迁之古镇边上。之后，不到五年时间，新场古镇居民全部改烧罐装液化天然气。

现如今，新场古镇居民不仅用上了管道天然气，还有电饭煲、电磁炉和各种电热烧水壶等。“柴行”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放风筝

□傅萌萌

春天来了。一只只活泼可爱的小鸟在碧蓝的天空中欢乐地飞翔，一朵朵美丽动人的小花在微风中跳起了优美的舞蹈，真是一幅春意盎然的好画卷。

“哈哈哈哈哈……加油！加油！快放呀！”咦？是谁在那里呀？哦！原来是几个孩子趁着天空晴朗，成群结队地在公园的大草坪上放风筝呐！汤圆、小王和小林也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放风筝的队伍里。只见汤圆手里拿着一只五彩缤纷的蝴蝶风筝，笑咪咪地对小王和小林说：“我现在还不会放风筝呢，你们能教教我吗？”小王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呀。”于是，小林接过了汤圆的风筝，伸直

了手，把蝴蝶风筝举过了自己的头顶。而小王站得远远的，一只手拽着风筝线，另一只手握着线轴，他一边小跑步，一边对跟着后面的小林说：“三二一，快放手！”小林的手一下子松开了，风筝就迎着风飞上了蓝天，就像一只伶俐可爱的小燕子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远处，还有一家三口，小男孩拉着风筝线，他放的风筝越飞越高，像一架天空中正在飞翔的飞机似的。小男孩的爸爸妈妈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开心地放着风筝。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放风筝，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啊！

佘山有兰

□刘向东

版本不同，但美丽的传说总有美好的想象。

欣慰的是有次去辰山植物园赏兰，专家说佘山有兰决非想象，却是事实，民间曾有种植。果然，春笋萌发之日，钟爱兰花的朋友说在佘山发现一株芳华正盛的春兰。为了保护未被采挖移植，并相约去观赏。我们绕过秀道者塔进入无路的山林，似乎隐约飘来一缕幽香。这株兰并不显眼，四周苔藓斑驳杂草丛生，如不细辨会误以为是麦冬或别的野草。但她确实是一株气韵不凡的春兰。青绿色叶片细长清瘦却超然挺拔或疏旷纵逸如微风轻拂。两枝花茎看似娇小稚嫩却亭亭玉立高低有致，一枝绿萼含苞欲放，另枝清逸婀娜，三片青绿纤巧的花瓣清丽素雅呈三角形静然舒展。当中两片互挽着紫色舌状花蕊，其翻卷的灵动和淡雅的芳香让欣喜的我油然想起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幽兰花里薰三日，只觉身轻欲上升”。可以想象，初萌的竹笋遇上初绽的兰花自然也就熏染香气而“欲上升”了。

不过，这样的意境又让我想到：如果此兰移植室内必定是蓬荜生辉满室清雅。但朋友认真地说兰的家原本在深山幽谷，如移他处会失去自然之美，也不利于物种繁殖。尤其花开之日正是自然授粉优化繁衍种族之季。从植物保护的意义上看，生于自然才是兰的本性和操守。一席话，让我自惭形秽又深切感到：大凡爱兰之人必有“兰德斯馨”的品格。这便是爱兰的初衷，也是孔子推崇“芝兰生于深林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的君子风骨。

松江佘山盛产毛竹，春笋自带兰香故名兰笋。因此有推论称兰笋之香源于兰花而佘山有兰。但通常的境况是兰笋年年有，兰花却难见。所以另有断言笋与兰并无关联，佘山有兰只是意象而已。

据相关地质考证，包括佘山的松江“九峰十二山”系浙江天目山余脉。其山体岩质和土壤植被与天目山同属一类。而天目山自古以来出产各种兰花。其中初春开花，叶片纤细劲捷，花茎清洁清晰，花瓣洁雅芳馨沁人心脾的春兰极其珍贵。

某年春，浙江朋友送我一盆天目山春兰，介绍说江南气候温暖山林植被丰富，土壤酸碱适中宜生长兰花等常绿草本植物。由此我认为佘山应具备产兰花的条件。何况，与佘山相望的天马山就曾有兰花的芳影。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偶然发现，具体情形我在此前的《兰馨悠长》一文中有过详细叙述。另据地方旧志记载，公元1705年康熙南巡松江品尝佘山兰笋，欣然御书赐佘山名“兰笋山”。虽然记载简短，也未提及佘山之兰，但民间传说有对夫妻在佘山种植兰花远近闻名。早春康熙上山赏兰，不料兰花未开。康熙龙颜不悦时女主人急中生智舀出锅中香气弥漫的鲜笋敬献皇上。因笋散发兰香，臣子讨好皇上说笋与兰相伴共生身染兰香而名“兰笋”。于是康熙转怒为喜，品着兰香缭绕的鲜笋，望着佘山翠竹当即赐名“兰笋山”。

此外民间轶闻称明代著名隐士陈继儒隐居佘山好种兰花筑有一兰亭。徐霞客多次登山拜访对佘山兰花赞赏不已，最后一别时陈继儒以兰相赠。尽管这些传说和轶闻无从考证且